



明清吴语词典

石汝杰

〔日〕宫田一郎

主编

中国苏州大学、日本北陆大学合作研究项目

上海辞书出版社



明清吴语词典

石汝杰

〔日〕宫田一郎

主编

中国苏州大学、日本北陆大学合作研究项目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吴语词典/(日)宫田一郎,石汝杰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9

ISBN 7-5326-1206-6

I. 明... II. ①宫... ②石... III. 吴语—中国—明清时代—词典 IV. H17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653 号

2003年8月

明清吴语词典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9.75 插页 5 字数 2 285 000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6-1206-6/K·193

定价: 198.00 元

主编

石汝杰 官田一郎

编者

(按照编写工作量排列)

石汝杰 官田一郎 翁寿元 陈榴竞 黄明明 钱乃荣
张家茂 刘丹青 石莲菊 汪平 李小凡 孟守介
陆庆和 陶寰

审稿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江蓝生、刘坚、张振兴
复旦大学中文系：许宝华、汤珍珠
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福堂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谢自立
山东大学中文系：钱曾怡
苏州大学中文系：王迈

封面设计

杨钟玮

责任编辑

陈崎

序 言

由我校石汝杰教授与日本北陆大学官田一郎教授主编的《明清吴语词典》终于面世了,这让所有了解和关心中日两校合作的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北陆大学是最早与苏州大学建立友好关系的日本大学之一。多年来,两校在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和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本词典就是两校之间的一个合作研究项目。由双方学校的教授担任主编,多位吴语专家参与编纂,还聘请了著名的方言和近代汉语的权威人士担任词典的审稿委员。这充分体现和发挥了国际间合作开展学术研究的有益性和必要性。

苏州大学位于文化名城苏州的东南隅。这座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城是吴语的发源地,苏州话至今仍是吴方言的代表。作为吴地文化的载体,吴侬软语在江南水乡之间、小巷深处,代代相传,见证着吴地社会、历史和民俗的发展和流变。《明清吴语词典》的出版,既为学界提供了检索明清时代吴地文化史料的可靠工具,又为阅读、理解明清时期吴语地区的文献提供了切实的方便。我在此衷心祝贺它的成功出版,并期待着苏州大学与北陆大学能在学术文化领域有进一步的合作,产生更多更新的成果。

学大湖北 国本日
陈喜云非 头章野
民8年1002

中国苏州大学
校长 钱培德
2003年12月1日

序 言 二

《明清吴语词典》是北陆大学与苏州大学自 1992 年结成姐妹学校后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和研究成果。光阴迅速,碧荷藕熟,十多年来,北陆大学与苏州大学的合作交流关系发展喜人。两校除了教员派遣、职员培训、海外实习等项目的合作外,还在共同培养研究生、大学生方面进行了培养国际型人材的教育合作,北陆大学与苏州大学共同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将于今年 3 月毕业。苏州大学是北陆大学较早的姐妹校之一,北陆大学目前已经与世界上 46 所大学建立了姐妹学校或友好学校的关系。

北陆大学在与这些姐妹学校、友好学校的交流中也不断获得了新的能源,促进了自身的新陈代谢。从今年起,北陆大学将拥有日本最大规模的药学部,并新设一个面向未来、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置于一体的 cross over 的未来创造学部。

《明清吴语词典》能在北陆大学国际交流衔华佩实的今天得以出版,实乃锦上添花之事。中国吴语区域的吴音早在公元五六世纪就随着佛教进入日本,现今日语中的汉字读音有许多就与吴音有关。所以我相信这部词典的问世,不仅对方言工作者们,而且对于日语的学习和研究,以及日中文化交流的研究都会是益处良多的。我祝贺她的出版并期待着她的社会效应。

中国苏州大学

孙叔群 序

2004年3月1日

日本国 北陆大学

理事长 北元喜朗

2004年3月

言 簡

“明清吳語詞典”出版によせて

『明清吳語詞典』の出版は、1992年に本学と蘇州大学が姉妹校提携を締結して、最初の共同事業であり、研究成果となりました。思い起こせばこの十数年来、時の過ぎゆくのは速いものでありましたが、本学と蘇州大学の交流事業は多方面にわたり大きな実を結びました。両学は教員の交流、職員の研修、海外実習などにおいて、また、国際感覚にあふれる大学院生や学生の人材育成の面においても、すばらしい成果を残す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ります。本学と蘇州大学の共同教育プログラムによる第一期生は、いよいよ今年三月に栄えある卒業を迎えられます。本学は、蘇州大学をはじめ、すでに世界の46もの大学と姉妹校や友好校の関係を結ぶ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本学はこれら姉妹校、友好校との交流事業を通して新たな活力を得ると同時に、それは新陳代謝の源ともなりました。今年度から、薬学部は日本最大を誇る規模に拡大し、また、輝く未来に向け、人文科学と社会科学をクロスオーバーさせた未来創造学部を新設するにいたりました。

本学の国際交流が実を結びつつある今、まさに『明清吳語詞典』が出版されます。錦上花を添える喜びであります。吳語地域の発音である吳音は西暦五、六世紀頃、仏教とともに日本に入り、日本語漢字音の一つにもなりました。よって、本書を世に問いますことは、ただ方言研究者に寄与するだけでなく、日本語の学習と研究、および日中文化交流の研究においても大いに有益なものであると確信いたしております。本書の出版をお慶び申し上げますとともに、本書が社会に大きな反響をもって迎えられることを心よりご期待申し上げます。

日本国 北陸大学
理事長 北元喜朗
2004年3月

前 言

石汝杰

历史上,吴语文献是极其丰富的,从明代到现代,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如小说、传奇、弹词、民歌、笑话等。这些作品面广量大,全部或部分用吴语写作。除了北京话以外,有如此大量文献的汉语方言是不多的。

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社会变动异常急剧,方言的变化速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一方面,许多过去不为人们重视的俗文学作品(如弹词)的刊本历尽劫难,保存到现在,已经是凤毛麟角,如果不抓紧整理、研究,也许会永远湮没;另一方面,受到普通话的强大影响,还有各地人员的频繁交往、流动带来的影响,许多方言词语也迅速地消亡,这也将更加大理解方言历史文献的难度。处在这样的大变动时代,抓紧时机,努力做好方言文献的保存、整理和研究的工作,是相当迫切的任务。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研究这些文献中的语言。在阅读包含吴语成份的文献资料时,会遇到许多一般辞典里查不到的方言词语和语法现象,其中有一部分连现代吴方言区的人也已经不甚了了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全面研究这些文献语言的论著,更缺少比较详尽而且适合于一般读者使用的辞典。所以进行吴语方言词汇的历史研究并编写这样一部词典是很迫切的任务。

目前,已出版的吴语词典有:(1)闵家骥、范晓等编的《简明吴方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这部词典古今兼收,但容量不大,收词5000条左右,引用的文献也不多,一些重要的作品都未见摘录。(2)吴连生、骆伟里等编的《吴方言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篇幅和所收词语的量都超过了前书,收录词语8000余条。其特点也是古今兼收,有现代的用法,也有从宋元到近现代的文献资料。这两部词典的缺点都是按词语的笔画排列,以致有关的词语分列在互不相干的地方(虽然也互有参照),且检索方法不便,对于外地人、外国人,甚至本地人,如果不懂方言语音,都是很难利用的。此外,上海、苏州等地的方言志也收罗了不少现代吴语词语,因不是词典,不易查检,不便使用。但是,这些著作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鉴于这样的实际情况,作为断代的方言词典,《明清吴语词典》广泛收罗明清时代到民国初年的书面文献中出现的吴语地区的方言口语词语,尽可能较全面地反映出明代到清末的吴语词汇的面貌,努力整理出词汇发展变化的脉络。

在现代方言学上,吴方言属于汉语的几大方言区之一,和北方方言、闽语、粤语、赣语、湘语和客家话等并列。从地理上看,吴语就是所谓的江浙话,其范围主要是江苏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大部,另外在安徽省和江西省也有小块的分布。依据赵元任提出的标准,现代汉语方言学认为塞音塞擦音还保留三分的汉语方言是吴语。这只是一个语音的标准,虽然有些粗略,但是目前学界能共同接受的界定。

因为受文献资料的限制,本词典所谓的吴语,其范围和现代方言学所界定的吴方言不完全相同,主要指分布在苏南和上海、浙北地区的方言,广而言之,是指广大的北部吴语的方言。其分布大致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划分的吴方言太湖片相吻合。这个区域的方言,人们习惯上称为“吴语”。

二

明、清两代也可称作吴语的近代时期。这个分期,和政治历史的分期和一般汉语史的分期都有所不同。因为在已知的文献中,只有明代才出现了跟现代吴语有明显血缘关系、语言面貌相近的材料。要追溯吴语的去、探究其现在、得出合理的结论,必须从这一时期的材料出发。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近代吴语大致能分为三个时期:

一、早期——明末到清初(17世纪):

以冯梦龙(1574—1646)编的《山歌》10卷为代表。《山歌》是冯氏搜集当时吴地民歌编成的,其中前9卷全篇使用吴语,而且语料量大。另外,在部分小说、传奇里也能见到一些片断(方言的词语和语法成分),如明末的短篇小说集——冯梦龙编的“三言”和凌濛初(1580—1644)编的“二拍”以及陆人龙编的《型世言》,戏剧有梁辰鱼(约1519—约1591)的《浣纱记》、冯梦龙编的《墨憨斋定本传奇》和李玉(约1591—约1671)的《清忠谱》等。使用的主要是苏南和浙北地区的吴语,另外还有一些较早期的传奇本子。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文献中的方言比较零碎而且量少,但也出现了成段的方言资料。如《型世言》27回中有大段的方言对话:

那皮匠便对钱公布道:“个是高徒么?”钱公布道:“正是,是陈宪副令郎。”皮匠便道:“个娘戏!阿答虽然不才,做个样小生意。阿答家叔洪仅八三,也是在学。洪论九十二舍弟见选竹溪巡司。就阿答房下,也是张堪与小峰之女。咱日日在个向张望?先生借重对渠话话,若再来张看,我定用打渠,勿怪粗鲁。”钱公布道:“老兄勿用动气。个愚徒极勿听说,阿答也常劝渠,一弗肯改,须用本渠一介大手段。”洪皮匠道:“学生定用打渠。”钱公布道:“勿用,我依有一计,特勿好说。”便沉吟不语。皮匠道:“驼茶来!——先生但说何妨。”钱公布道:“渠依勿肯听教诲,日后做向事出来,陈老先生毕竟见怪。渠依公子,你依打渠,毕竟吃亏。依我依,只是老兄勿肯读作‘孔’。”皮匠道:“但话。”钱公布道:“个须分付令正,哄渠进。老兄拿住子要杀,我依来收扒,写渠一张服辨,还要诈渠百来两银子。渠依下次定勿敢来。”皮匠欢天喜地道:“若有百来两银子,在下定作东请老先生。”钱公布道:“个用对分。”皮匠道:“便四六分罢。——只陈副使知道咱伊?”钱公布道:“有服辨在东,怕渠?”此时鞋已缝完,两个又附耳说了几句,分手。

这段话里用的显然是浙江吴语。人称代词“阿答、我依、你依、渠、渠依”、疑问代词“咱、咱伊”、助词“东”等一些现代浙江方言还在使用。“定用、个样、个向、驼”等也是方言词语。

清初的白话小说《豆棚闲话》第10则“虎丘山贾清客联盟”里有:

只见那五十三格大石碾磑上跑起三两个来,道:“可是那位官儿要寻白赏朋友么?我去!我去!”和尚道:“弗要乱窜。一伙做淘走去,凭渠拣罢哉。”

我哩个生意,弗论高低,侪好同坐。得子时,就要充个豪杰;弗得时,囡囡是个臭偏。神明是弗计较个。

伍子胥弗敢劳动,到换子郑元和,与我哩亲切点罢。请问那亨打扮?

其中有“吵、白赏、弗、做淘、哉、我哩、侬、那亨”等方言词，多数现在还用。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夹杂着通语词语。另外，明末的短篇小说集《鼓掌绝尘》第37回和传奇《钵中莲》等中也有成段的方言。

这一时期的方言面貌跟现代方言相比，差别较大，其中有些词语和语法形式今人已经难以理解。重要的语言特征有：

(一)有一些典型的虚词。如：

【吃(喫)】① <动>后面是短语宾语，引出对主语不利的原由。意义相当于“因为”。如：

眼泪汪汪哭向郎，我吃腹中有孕要人当？娑婆树底下乘凉奴踏月，水涨船高难隐藏。

(山歌1卷)

搭宅基一块好田，只吃你弗会种，年年花利别人收。(山歌3卷)

做买卖喫吃个本钱缺少，要教书喫吃个学堂难寻。(山歌9卷)

人家只吃有了这班亲友，常是搅出口面。(醋葫芦10回)

② <介>被。表示被动。一般指不如意的遭遇。如：

娘又乖，姐又乖，吃娘捉个石灰满房筛。(山歌1卷)

砚台姐原是牢石人，吃个墨池里郎来污了我个身。(山歌6卷)

文若虚其实不知值多少：讨少了，怕不在行；讨多了，怕吃笑。(拍案惊奇1卷)

【听】① <连>和。连接名词，表并列关系。如：

郎呀，我听你并胆同心，一个人能介好，啰怕闲人捉耍双？(山歌1卷)

姐听情哥郎正在床上哮喘喽，忽然鸡叫，咦是五更头。(山歌2卷)

② <介>和，跟。引进跟动作有关的对方。如：

使尽机谋凑子我里个郎，听个外婆借子醉公床。(山歌2卷)

忙月里踏磨，我听你盘工看，两面糖锣各自荡。(山歌4卷)

我若听你扯破子个面皮，你就要从头至尾捉我来牵扳。(山歌8卷)

③ <介>为；替。引进动作的受益者。如：

隔河看见野花开，寄声情哥郎听我采采来。(山歌2卷)

我为你受子几呵头头脑脑，尽阁在肚里；长长短短，侬听你包容。(山歌8卷)

【捉】① <介>把。表处置，引出动作的对象。如：

小阿奴奴做子深水里蚂蝗只捉腰来扭，情哥郎好似边江船阁浅只捉后艄梢。(山歌2卷)

记得去年大年三十夜，捉我千刷万刷，刷得我心悦诚服。(山歌9卷)

② <介>用。引出工具或手段。如：

身边铜钱又无，吃了却捉甚么还他？(警世通言6卷)

郎在门前走子七八遭，姐在门前只捉手来摇。(山歌1卷)

乡下人弗识枷里人，忽然看见只捉舌头伸。(山歌5卷)

临别时，咦扯得我介纷纷碎，咦要捉我羊毛羊角店里去换铜钱。(开卷一笑5卷)

这些虚词是《山歌》时代最有特色的，到后代的文献中几乎见不到了(尤其是“听”和“捉”)，只发现了少量遗留，如：

只要捉子面穿得好，使别人看弗出，就赚子银子哉。(缀白裘6集4卷)

方才吃啜因儿兜屁股介一记。(缀白裘3集2卷)

吃你替我吹牛皮吹的忒过份了，我连忙扳过来，岂知弄僵了。(商界现形记5回)

有趣的是,在现代闽语里却还普遍使用“乞”来表示被动(福州、厦门、潮州都有)，“乞”当与“喫”同音。这说明两者存在着同源关系。

(二)大量使用“AA里”的形式。A是单音节形容词，“里”是后缀，一般用在单音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后，功能和形容词的重叠式相仿，主要作状语，有时也可作定语。如：

只听潘寿儿说一句，便写一句，轻轻里把个死罪认在身上。(醒世恒言 16卷)

董秀才一钱不费，白白里就定了一房亲事。(石点头 12卷)

我明明里去，不强如你们黑地里去?(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

也有用在数量短语前的，作用像定语。如：

袖中摸出这秃秃里一大锭放光细丝银子，递与鴛儿。(醒世恒言 3卷)

有时重叠形式比较复杂，如下例中的“阴落落里”：

好似黄柏皮做子酒儿，呷来腹中阴落落里介苦。(山歌 3卷)

(三)名词的后缀“儿”还很发达，使用频率也较高。如见于《山歌》的有：“姐儿、梳儿、白布儿、街儿、酒儿、枪儿、田儿、蕊儿、菱儿、眼儿、口儿、旗枪儿、钩儿、鸟儿、膀儿、心儿、湾儿、火性儿、更(gēng)儿、被儿、鱼儿”，“儿”当读作[ni]。而到现代，北部吴语里“儿”尾衰退了，苏州还在用的只有极少数几个，如“囡儿、小娘儿、筷儿”(“儿”读[ŋ])。

二、中期——清中期(18世纪)：

代表作品是：(1)钱德苍编的戏曲(主要是昆曲)折子戏选集《缀白裘》(1763—1774)；(2)沈起凤(1741—?)的传奇“沈氏四种”(《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3)大量弹词脚本。这一时期，传奇开始衰微，向书斋文学转化，而弹词则逐步兴盛起来了。

这三类作品各有特色，使用的方言有地区差别，方言词的书写形式也有所不同。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方言语料的总量大增，《缀白裘》和“沈氏四种”中成段成篇使用方言的很多。《缀白裘》有时还注明戏中人物所说的是何地的方言。

这一时期承前启后，一般来说，语言比第一期的好懂些，更接近现代吴语了。上述《山歌》里的一些现象不见了，产生了新的词语和用法。主要现象有：

(一)“里/俚”作为虚词，义项多，使用范围广泛。如：

① <动/介>在。如：

说话之间，个里是船边哉，——阿有六个里?(净巾服上)什么人?(琥珀匙 10出)

还好，有一本囡圈个里来。(缀白裘 7集 1卷)

此际天气早来，且到城外冷静所在踱介踱，法物是带里身边哉。(翡翠园 8出)

② <副>在，正在。表示动作进行中。如：

(净)单差没人里着靴喂。(付)有我拉里。(净)那好劳大舅介?(缀白裘 5集 3卷)

(阿唷!说着子满个肉还里抖来。(翡翠园 17出)(按：“满个”，疑为“满身个”之误)

③ <语>用在动词短语后面，表示动作的结果和遗留状态等。功能相当于早期的“拉里”。如：

勿是馒头，是个样扎法，倒是只粽子里哉!(翡翠园 21出)

想人一弗好哉，闪子腰里哉，让我慢慢能介摆。(伏虎韬 14出)

近日赌钱得彩么?(丑)弗要说起，做子衙门里相公书办里哉。(缀白裘 2集 4卷)

那说戴顶纱帽就弄得我弗上弗落里哉。(缀白裘 5集 3卷)

一勾肚皮饱俚哉，道士，造化啵，拉班房里过子夜罢。(才人福 13出)

衣裳没弗曾赔，还算好俚来，弗曾拖拉人命案件里。(文星榜 22出)

④ <连>连接两个动作。

让我去吃饱子饭里来收拾五个小花娘!(缀白裘5集1卷)

(二)与“AA里”并行的“AA能”发达起来。“AA能”在上一期已经产生,但使用频繁没有“AA里”那么高,两者的功能没有很明显的差别。如:

好好能/荡荡能:走路没好好能介走,阿是烧欠子筋了?一个下爬碰得荡荡能个里哉。(缀白裘5集3卷)

大大能:且到明朝,罗里去画策点赌本,必要大大能赌俚一场。(十五贯弹词5回)

慢慢能:啥洛小姐要去哉?且慢慢能介,勿要打轿子。(珍珠塔14回)

弯弯能:弯弯能介两道眉毛,嘴唇勿翘,颧骨野勿高。(三笑12回)

重重能:替我想个一条好计策,若是到子手,我员外重重能个赏唔。(雷峰塔22出)

足足能:年纪也弗小,今年足足能个廿三岁哉。(缀白裘6集3卷)

“沈氏四种”中还有功能相同的鼻音后缀“唔”,这是罕见的:

白白唔:白白唔乱忒仔几哈铜钱银子。(报恩缘6出)

足足唔:小姐……立愿要嫁啥有才调革家主公,那间已今足足唔勾二十多岁哉,还弗曾吃茶来。(才人福7出)

三、晚期——清末和民初(19世纪到20世纪):

以所谓“苏白小说”(又称“吴语小说”)为代表,其中最有名的是《海上花列传》、《九尾龟》。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作品,如小说《海天鸿雪记》、《九尾狐》和《商界现形记》等,以及《吴歌甲集》等数种民歌集。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成篇的话语资料。另外,吴地作家用白话(官话)写作的作品(如《官场现形记》、《负曝闲谈》)里,也往往有许多吴语的成份或痕迹。

传教士的作品也很值得重视,如艾约瑟(J.Edkins)关于上海话语法的著作等,以及《圣经》(Bible)的各种方言译本。到19世纪的中下叶,中国人还在使用极为古老的方法研究语言,而这些外国人的著作采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写作,记录了中国人自己熟视无睹或不屑一顾的大量语言事实。这些记录很有价值,确实非常可贵。

这一阶段的吴语已与现代方言差别不大了。值得重视的语言现象有:

(一)“AA里/AA能”逐渐衰退,出现了与其功能相同的“AA叫”(“叫”又写作“交”、“教”),并且使用范围很快扩大普及。如:

好好交:我搭耐说仔罢,照实概样式,好好交要打两转得哩!(海上花列传32回)

慢慢交:倪刚刚吃过夜饭,吃勿落来里,章大少请慢慢交用末哉。(九尾龟42回)

暗暗教:看俚台头望上格辰光,僚暗暗教对俚做格手势。(九尾狐47回)

毛毛教:奴叫悟贞,登勒间搭,勿知勿觉,毛毛教有十年哉。(九尾狐56回)

细细教:不过格只面孔,奴细细教认俚一认,格末教恶心得来。(九尾狐53回)

慢慢叫:耐慢慢叫用,倪到后头换衣裳去。(负曝闲谈18回)

较早的时期里,还没发现过这个后缀。《警世通言》第5卷有:“王氏暗暗叫谢天谢地。”但是孤例,难以看作后缀,还是算动词比较合适。

(二)人称代词“倪/侬”、“僚/耐”开始广泛使用。本来常用的人称代词,复数第一人称是“我里”,单数第二人称是“唔/唔依”之类的形式。从清代中期起,出现了新的单数第二人称代词“奈/侬”(复数形式则为“耐笃”)。如:

今朝有一个盐商客人,看中子奈,要买奈去做小,我倒答应个哉。(双鼠奇冤下卷)

见侬洗浴,因此我知侬身浪有两个泉眼来朵。取之有兴,用之有益,因此晓得侬朵才是

“清水生活”吓。(三笑 19 回)

到清末,“徐/耐”普遍使用,早期的旧形式反而很少见到了。如:

日里望僚郎来,搭奴同凳坐,夜里望郎口勿开。(赵圣关·思烦)

耐笃一淘出,一淘进,俚格住处,耐有啥勿晓得格?(官场现形记 9 回)

耐笃总是实梗瞎三话四,阿要无淘成!倪是要板面孔格。(九尾龟 1 回)

相比之下,复数第一人称“倪/侬”的产生要晚得多,直到晚清才“突然”出现,替代了“我里”,并得到极广泛的使用。如:

倪关帝庙间壁有个王瞎子,说是算命准得野哏。(海上花列传 55 回)

僚拿银子借拔奴,受奴格信物,只好倪两家头晓得。(九尾狐 15 回)

倪一径也惦记煞俚,想去望望俚。(雪岩外传 5 回)

(三)随着 19 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上海话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出现了大量和十里洋场有关的词语。这些词语还扩散到长江三角洲,以至全国各地。如《清稗类钞·方言类》“上海方言”中,搜集了大量当时的方言词语。有讥笑刚从乡下出来的土包子、土财主的种种称呼(其背后也隐藏着那时上海滩的欺诈和势力):

瘟孙:或作瘟生,此辈无社会交际之经验,自作聪明,而动辄吃亏,冥然罔觉,犹京师之冤桶、冤大头也。

洋盘:凡事莫名其妙,受人欺骗而不自知者,与瘟孙略同。

曲辫子:土头土脑,其状一如瘟孙,犹文言之曰乡愚也。

寿头码子:状如瘟孙,而聪明不及,木讷过之者是也。

曲死:与寿头码子同意也。

阿土生:人地生疏一切不知之谓也。

阿木林:懵懂呆笨,顽冥不灵之人也,犹绍兴语之呆大也。其实阿木林三字,当为呆木人之转音耳。

憨大:与阿木林同。

也有对种种社会黑暗现象的记录:

垃圾马车:不拘种类,兼收并蓄之代名词也。故人之滥嫖滥交者,与夫妓女之滥结押客者,咸以“垃圾马车”溢之,状其污且杂也。

擦白党:与流氓同,专以引诱富贵妇女骗取财物为事。

女擦白党:女流氓也,专以引诱男子骗取财物为事。

拆梢:以非法之举动,恐吓之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之谓也,凡流氓惯以此为生涯。拆梢之语,犹杭州语之“敲竹杠”,江宁语之“敲钉锤儿”是也。

还有和殖民地生活有关的词语:

外国火腿:外国人以足踢人,受之者,谓为“吃外国火腿”,人力车夫恒吃之。

温大拉:银元一枚也。考其源,实出于英文之 One Dollar,贩夫走卒咸解之。

红头阿三:印度巡捕之称也,以其首扎红布,故云。

新的方言词语如此大量而集中地出现,是社会大变动的反映。这也是以前的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三

本词典以明清时代吴语地区作者的作品为主要对象。

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和现代吴语有明显的共同特点的文献,只有明代的,而且主要是明后期的。所以要讨论吴语的历史首先要从明清两代开始。往前追溯更早的历史,也必须以此为基础。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以明代作为近代吴语的起始期是比较合适的。

《元曲选·楚昭公疏者下船杂剧》第三折开头有: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也弗只是我里梢公梢婆两个,倒有五男二女团圆。一个尿出子,六个不得眠;七个一齐尿出子,艙板底下好撑船。一撑撑到姑苏城下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但是一般以为这是后人窜改的(岩城秀夫,1972),如《元刊杂剧三十种》(徐泌君校,中华书局,1980)所收此剧并无这一段落。实际上古本基本不收说白。徐书还引用了严敦易《元剧斟疑》对比元刊和明本的研究成果,发现已改得面目全非了。所以,要据此说元代已经有接近现代吴语的资料,还没有充分的根据。

所谓吴语文献,是指大部或部分用吴语写作的作品,也就是本词典所划定的时代、地域范围内的作品。如:

民歌、歌谣,如冯梦龙编的《山歌》、《黄山谜》以及《赵圣关》、《吴歌甲集》等;

戏剧,尤其是明清传奇,如《六十种曲》、《缀白裘》所收的有关剧本或折子;

弹词,如《描金凤》、《三笑》、《珍珠塔》、《芙蓉洞》等多种;

小说,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九尾狐》,也包括基本用官话写作的小说(如“三言二拍”和《官场现形记》等)中出现的方言词语;

地方志和有关风俗等的著作,如《苏州府志》等(参见波多野太郎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顾禄的《清嘉录》、《桐桥倚棹录》和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等;

字书,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吴音奇字》等;

农、医、烹调等科技类书,如娄元礼《田家五行》、徐光启《农政全书》等;

笔记,如田艺蘅《留青日札》、陆容《菽园杂记》、李诩《戒庵老人漫笔》等;

其他杂书,如冯梦龙编的《笑府》、胡文英《吴下方言考》、毛奇龄《越语肯綮录》、范寅《越谚》、王有光《吴下谚联》、胡祖德的《沪谚》和《沪谚外编》等;

《圣经》的方言译本,如上海土白、苏州土白的《新约全书》等;

外国人编写的有关吴语方言的研究著作、词典和教科书等,如艾约瑟(J.Edkins)的《上海方言语法》(1868)等。

以上各种文献是本词典素材的主要来源。但是,为了瞻前顾后,理出历史发展的线索,一方面要注意《广韵》、《集韵》等唐宋时代的韵书和字书(其中关于早期吴语的资料是极重要的),另一方面还要调查研究现代吴语和邻近方言词汇的论文和资料。因为《广韵》、《集韵》等韵书是追溯词语发展历史源头的重要文献,而现代的研究成果则是验证明清时代古词语必不可少的资料。

本词典的目的是罗列明清时期文献中的吴语词语,不管现代使用不使用,都收录。如:

过子年三十夜,拿到圆炉上当个火盆。咦要我支持拜节个茶汤茶水,咦要我照管个男儿大细个点心。(山歌9卷)

烧香虽则是个好事,算来要费介二钱个放光。(原注:白银曰放光。)(山歌9卷)

其中的“子、咦、男儿、大细”等今还说,“放光”今不用。又如:

混堂里讨尽子臭灰,赌场里吃尽子酱瓜。(翡翠园8出)

吴语受人冷淡,辄云“吃糟茄”、“吃酱瓜”。(墨憨斋定本传奇·西楼楚江情12折)

大笑文升 吴俗呼家人为鼻头。《笑府》3卷)

明确说“吃糟茄、吃酱瓜、鼻头”等是吴语词。“鼻头”的这一用法又见于明人徐复祚的传奇《红梨记》27出:

我伴头,昨日还是小娘身边烧汤的龟子,今日做了状元家里打站的鼻头。

这些词语都收入了本词典,这既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情况,也为读者理解方言的古词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其实,要判断某个词语是否方言词是很麻烦的。因为今天方言不说的词语,如果没有确凿的根据,是很难下断语的。我们的原则是,不见于其他方言(尤指官话等非吴语),也不见于通语的,就算作当时的方言词语。如《豆棚闲话》第7则有:

只怕其中也有身骑两头马、脚踏两来舡的从中行奸弄巧。

其中“骑两头马”今苏州还说,“脚踏两来舡”已不说,意思都是“骑墙、脚踩两条船”。《笑府》第6卷也有“两来船”一词:

偶舟行,见来船过舟甚速,讶问之,仆以“两来船”对。乃笑曰:“造船者何愚也。尽造两来船,岂不快耶?”

两相对照,“两来船”的意思是明确的,是“行驶方向相反的(两条)船”。这个词尚未见于其他地区作家的作品,所以应算作方言词收录。

有些词语在现代苏州、上海不说,但可能保存在其他现代方言里。如《山歌》有:

姐儿做势打呼屠,凭郎君伸手满身掬。(山歌2卷)

“掬”,意思是“揉;抚摸”。过去苏州也用:

今苏俗以手抚摩曰掬,音如蒲。(说文通训定声9卷)

其他用例有:

他便伸出那熊掌来,把韩清从头到脑菹了又菹,捏了又捏。(韩湘子全传29回)

见员外肚皮歇歇的动,三元把手在上边蒲蒲摸摸。(欢喜冤家2回)

“掬、菹、蒲”,写法各异,但是意义没有区别。今无锡等地还在使用。

有些词语使用地域很广,并非只限于吴语地区,如:

弗番道,我另有个救急之法,权且脓过一宵,再作道理。(缀白裘5集4卷)

耐往来啖客栈里,开消也省勿来,一日日脓下去,终究勿是道理。(海上花列传12回)

其中的“脓、啖”(将就、凑合着过)也见于《金瓶梅》第41回:

姐姐,你知我见的,将就脓着些儿罢了!

又如“图书图章、常远好久、众生畜生、偷伴偷偷(地)”等也见于山东人西周生写的《醒世姻缘传》。我们还是都收录了。因为这些词在说吴语的人看来,是很地道的本地方言。这样做,也有利于和其他方言作比较,探究其间的联系。

在文献中,还有一些白话词语,在明清时期吴地作家的作品中也很常见,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它们到底是方言还是那时的通语。为了便于利用,也为了给今后的研究留下考察的资料,词典适当地收录了一部分这类词语,如“三言二拍”中的“打熬、打长、打叠、打短、打干、打换、打伙、打交、打眼”等。

文献资料的多寡和印刷出版业的发达、读者群的成长有着密切关系的。苏杭地区是明清时期出版业的重要中心,出版了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到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本世纪初,现代出版业的中心转移到了上海,文献的体裁、内容、性质等也随之有了变化。

从现有文献的整体数量来说,我们搜罗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如清

末民初在上海、苏州等地出版的大量报刊杂志上的资料就没能收罗进来(参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四

在编纂过程中,最困扰人的问题是,如何辨认和分析各种资料中的吴语特征。我们的前提是,依据历史资料,并与现代吴语作比较。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确认当时吴语有如下的基本情况:

一、明清时期吴语语音体系的框架和现代基本相同。根据《山歌》的押韵情况和明末沈宠绥《度曲须知》所论,可以说,在明末,现代苏南吴语(不是全部的现代吴语)的语音面貌已经形成,如保持塞音塞擦音的三分,入声类的数量,前后鼻音韵尾的合并等。还有迹象表明,连续变调的格局也已基本形成。(古屋昭弘,1982)

二、不同时代有各自的特殊词语。如上文所述,《山歌》常用“听”、“捉”、“吃”等虚词,到《缀白裘》时差不多消亡了,晚近的作品里就根本没有了。人称代词形式的演变也很明显。而有些现象如“AA叫”是到清末才出现的。但是现代盛行的“嗲”等词语到那时也还没出现。

三、语法特征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提出以下几项,以判断某个作品是否有吴语特征:(石汝杰,1995)

(一)“V+快(哉)”：“快”作补语,放在动词短语后。意思同官话的“快要”,但词序不同。多数后头跟助词“哉”(了₂),有的还在前面加上“将”。如:

三万银子到手快了,怎么恁样没福,倒熟睡了去!(醒世恒言 37卷)

倪主仆两家头住仔有两个月快哉。(海天鸿雪记 8回)

介山走近瞧时,见漆的是生漆,已将吹干快。(十尾龟 16回)

“快”用在“杀/煞”后,表示程度极高。如:

倪活勒世浪也旣拔倍格好处,拔别人家逼杀快。(九尾龟 11回)

一人上楼,匆匆进房,……嚷道:“阿唷!我奔煞快!”(海天鸿雪记 3回)

坐着仔蹩脚格车子,颠末颠煞快,拔别人看见仔,阿要难为情煞介?(九尾狐 15回)

有时可以作为构成名词的语素,表示时间,如“天亮快”(黎明):

昨夜吃药过后,起初不过如此,到天亮快听他腹中响动。(九尾狐 60回)

(二)“AA里/AA能/AA叫”:参见上文有关段落。

(三)“数+量+头”：“头”常作普通名词的后缀,如“边头”、“棒头”、“赚头”等,又由这一用法产生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

1) 加在数量短语后头,表示这个数量是一个单位,一个整体。如:

尹雄把头盔掷地,只恨当初瞎眼,认得这半段头豪杰!(野叟曝言 116回)

岂料贼舡止有七只,做两处停开。汤参将领兵竟攻三只头舡,追赶南去。崇明兵舡只得攻打四只头舡,亦追赶逼近。(历年记下)

壁上挂着一张六寸头的小照,是同阿有两人合照的。(海天鸿雪记 19回)

翠琳自六岁买上船,故又名六岁头。(花柳深情传 4回)

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情愿一回头多给几个,免得日后再有周折。(歇浦潮 87回)

2) 用在量词后,表示每次的单位和量,但更注重的是单位的形式和动作的方式,前面是单音节形容词。最常见的组合是“大+量+头”、“小+量+头”。如:

被道人和尚们大碗头劝着，一发不顾性命，吃得眼定口开。（醒世恒言 22 卷）

吃酒的还嫌吾的杯儿小，拣肉的要拣大块头。（缀白裘 11 集 1 卷）

（银子）倒有几千大锭子，又是许多碎块头，成半锭的。（二刻醒世恒言下函 6 回）

银大道：“阿是要吃鸦片烟？我搭耐装。”小云道：“只要一点点，小筒头好哉。”（海上花列传 11 回）

3) “(整+)量词+头”，表示整个容器的量。如：

整盘子大肉，整坛头好酒，又打一撞大饼，叫长工挑往庙中。（飞龙全传 15 回）

我费子松砣把能个样锭头银子，到罢子弗成！（缀白裘 5 集 4 卷）

4) “名词+头”表示方位，即表示在这个名词所指的部位或其附近的位置。如：

问道：“在那里拾的？”施复指道：“在这阶沿头拾的。”（醒世恒言 18 回）

转弯头浪吓，人末勿见，声气熟得势活。（三笑 13 回）

口里就喷出一道青烟，尾巴头就撒出一路红火，急走如飞。（三宝太监西洋记 69 回）

胸口头与两个衣袖管里好像狠沉重的。（海上繁华梦二集 15 回）

一口痰在喉咙头“唏哩哈拉”的响了一阵，又咽下去。（黄绣球 13 回）

5) 头上/头浪：用在形容词或动词（有时是短语，也可用否定式）后，表示正处于某种状态（的高峰）。“浪”即“上”的口语说法。如：

个个入娘贼，我正是算账头上，拿我一掇，奔子去哉。（缀白裘 4 集 3 卷）

到了洞桥，正勒朵吃得高兴头浪，想勿到换骨偏偏勿脱胎。（三笑 8 回）

凡为一个人到了开心头上，有人说两句开心话，愈加开心；若一个人到了气闷头上，有人说两句气闷话，愈加气闷。（双玉杯 17 回）

太尊正在不高兴头上，只好委屈诸君暂留两天，少不得总要考的。（文明小史 2 回）

6) 头里：用在名词后，指在这个名词所指的范围内。如：

外感风寒还是表症，不打紧。却只是大殿风头里睡不得。（隋史遗文 9 回）

方穷鬼当真做子官哉！个也梦头里想勿到个。（珍珠塔 19 回）

另一个用法同“头上/头浪”，表示正处于某种状态下。如：

见他礼不丰厚，虽然不甚喜欢，为是点绣女头里，只得收了。（拍案惊奇 10 卷）

说时迟，那时快，懒龙就这包滚下来头里，一同滚将出来。（二刻拍案惊奇 39 卷）

江生挤到正殿，只见吴小姐刚下得轿，正在转身不得没法的头里。（吴江雪 5 回）

（四）后缀“相”：用在形容词后，表示较轻的程度，或带有形容词所表示的特征，是北部吴语很有特色的后缀，最常见的是“（不）好看相”。如：

自古明人不做暗事，何不带顶髻儿？还好看相。（古今小说 28 卷）

妇人道：“大爷请尊重些，恐我家他来撞见，不好看相。”（五美缘 8 回）

秋谷见了恐怕他们老羞成怒，大家不好看相，便用别的话儿岔了开去。（九尾龟 58 回）

还有“雅相”、“干净相”等：

假如到宫里去王后娘娘，把脉也拿个只手刺上去个，就弗雅相哉。（缀白裘 12 集 4 卷）

你也不怕罪过相，小小年纪，倒要我老人家做徒弟。（韩湘子全传 24 回）

这种人便替孟尝君厨下烧锅，代平原君席上斟酒，还要嫌他醜醜相。（照世杯 2 回）

倘我斫了草回去，再若嫌好道歉，岂不又要受他们的糟蹋？何不就此起身，岂不干净相？（何典 6 回）